

朝鲜战场中的中国女战俘

Muzi.com  LIBRARY

MLID: 122288

战争的本质是残酷、粗扩和悲壮的。女人的天性是温柔、慈受和善良的。女人被卷进战争，这再确切不过地说明了战争——这个人类社会发 展进程中的怪物，是根本违反人性的。

而女人一旦成为俘虏，她们的处境则更为悲惨。

在朝鲜战争中究竟有多少志愿军女兵被俘，这至今还是个谜。我敢说，经历过那场战争的美军指挥官也无法统计出确切的数字，因为她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被送进战俘营。在原始社会的争斗中，男人被作为俘虏，女人与牛羊、石器 等一起被列入战利品。在这个被称为进入现代文明的地球上，人类还保留着许多它最被形态的意识和行为。

这里讲述的是几个志愿军女俘的命运。由于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，我未用她们的真实姓名。

她叫张丽华，被俘前是志愿军某部卫生队的护士。她刚刚 17 岁。准确地计算，她被俘前的军龄只有 10 个月。她实在不像个军人，这不仅仅因为她长得太娇小，娇小得像个洋娃娃似的可爱；也不仅仅是因为她长着一副甜嗓子，整天唱呀，蹦呀，唱个没完；蹦个没完；最主要的是她根本没有想到，作为一名军人，特别是一名女军人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
她的父母是某城市的职员。她是父母惟一的一个孩子。初中毕业后，她背着亲人考入部队卫生学校，从此参了军。那时，她只知道参军光荣，穿军装漂亮。而她却从来没有想到过，她会成为一名俘虏，而作为 一个女俘虏又会遇到些什么？她那时以为当兵除了打胜仗，就是唱歌和欢笑，还有亲人献上的鲜花。而这一切，在突然之间，以一种异常残酷的方式告诉了这个纯真的少女。

在朝鲜前线，领导把宣传鼓动的任务交给了张丽华和其他三个女兵。四姐妹中，她最小。大姐姓王，22 岁，是她们中间惟一结过婚的，她的爱人在团里当干事，她俩刚结婚就随部队到了朝鲜前线。有人猜她快要当妈妈了，战斗间隙，空中还响着枪弹的呼啸，她从背包里拿了那件娃娃衣服，一针一线地 在上面绣着一个和平鸽，白白的鸽子，嘴里还衔着一枝绿色的橄榄枝。她绣着绣着，常常自己忘情地笑起来，把一个母亲的爱都绣了进去。大赵 20 岁，长得像个小子，黑黑的，又粗又高，嗓门特大，性格泼辣。人朝前，妈妈给她来封信。说给她介绍一个男朋友，她看着信脸都红了，以后还节过两天食，说是让自己的腰身变细点。小李，18 岁，因为她长得 太瘦，像根面条，所以她倒是挺羡慕大赵“吃什么 都长肉”。就是这么四个女兵，组成了一个鼓动组。她们四个人形影不离。行军路上、前沿阵地上、卫生所里，到处都听到她们的歌声。

后来，四姐妹中只有张丽华一个人被押进了美军战俘收容所。她完全变了，变得目光呆滞，面色苍白，沉默寡言。一连几天，她滴水不进，一声不吭。见到中国人，她就捂住自己的脸，泪水顺着指缝流下来，她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声来。

美国兵把她押去审讯，她一进审讯室，趴在桌子上就流泪，一句话也不说。审讯的美国军官拿来一包巧克力、口香糖，她一把扔在桌子底下，对美国人破口大骂，站起来就走。美国军官将地下的东西拾起来，硬塞到她的口袋里，在收容所门前，她又扔进臭水沟。

收容所里有一个黄头发的婴儿。人民军的女战俘给她讲了这个孩子母亲的情况：有一段时间，美国兵天天晚上都来强奸女战俘。一年后，有个被强奸的姑娘生下了这个黄头发的婴儿。美国兵听说了，送来了奶粉、巧克力和面包。她只留下了奶粉，把其它东西都扔了出去。这天晚上，美国兵又来纠缠，把她按倒在床上，她挣扎着，一下子掐住了美国兵的脖子。美国兵从身上掏出匕首一刀刺在她的心口上，可她一直没有松手……黄头发的孩子成了孤儿。

张丽华听完，“哇”的哭出声来。这是几天来她第一次痛哭，那哭声震荡着空气，揪紧了人心。以后，她讲了她们被俘的经过：

在一次战斗中，部队被打散了。她们四姐妹跑进深山，靠着指南针，到处找部队。粮食吃光了，她们就吃野菜，吃树叶。晚上，她们四个人挤在一起，抵御山里的风寒。一天傍晚，她们被搜山的美国兵发现了。而她们手里的武器只是一枚手枪、10发子弹和两把月琴。

她们被俘了。

美国兵把她们带到营地，给她们送来几块面包，她们饿极了，拿起来就吃。

美国兵的眼光不怀好意地在她们身上溜来溜去。他们借口搜查武器，在她们身上乱摸，被大赵咬了一口。美国兵却不生气，一边揉着手，一边嘿嘿地笑着。

她们被押到一个帐篷前。美国兵说是要进去个别“审讯”。四个人一起坐在地上，抱成一团，谁也不进去。

两个美国兵一前一后，把小李抬了起来，她两腿乱蹬，连哭带喊：“我不去！我不去！”

“站住！”大姐站了起来：“你们别动她，有话跟我说。”

大姐平静地用手往后拢一下短发。在落日的余辉中，她显得高大极了，不，是高贵。一个身陷囹圄的女人，以这样的目光、这样的神情来面对强暴，这就是人类高贵的尊严。

美国兵没有碰她，押着她进了帐篷。一会儿，就听到帐篷里传出大姐的呼喊声。三个人不顾美国兵的阻挡，一齐冲进帐篷。只见几个脱得一丝不挂的美国兵，正把大姐按在行军床上，一个美国兵用长满黑毛的身体压着她。

几个美国兵一拥而上，把她们抱住了。她们挣扎着，她们撕打着，她们叫骂着。但她们终究是女人。她们的衣服被撕破了。呻吟声、叫骂声、狞笑声、喘气声……混成一片。

……一个美国兵带着兽欲的满足，从大赵身上站起来。这时，大赵猛地抱过美国兵放在地上的卡宾枪，嘟嘟……枪口喷着红火，一个美国兵倒下了。

美国兵连滚带爬地跑了出去。帐篷被包围了。美国兵架起机枪向里面扫射。

四个赤裸着身体的志愿军女俘，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她们齐声唱起了歌儿，她们心爱的歌儿。她们披头散发，脸上不知是泪水还是汗水，流到了一起。歌声，在机枪的嚎叫声中冲向云霄。子弹，射穿了姑娘们高贵的身体，鲜红的液体喷涌而出，给她们洁白的皮肤盖上了一层神圣的红纱。

四姐妹中，大姐、大赵、小李牺牲了。张丽华因为被压在她们身体下面，只受了一点伤，昏过去了。这就是我要讲的几个志愿军女俘的故事。至于张丽华以后的情况，说法不一，有的说她在1952年与人民军女俘一起庆祝朝鲜“八一五独立日”，被美国兵开枪打死了；有的说她至今还流落在他乡；有的说她早已返回祖国……我希望她还活着。但我不希望她能看到我写的这一章。这对于她来说，是过于残酷了。我知道，她们比男俘更怕提起那可怖的往事。

我想，如果有哪一位画家有志于创作志愿军女兵的形象，那么请把她们献身的那一瞬间色彩和线条记录下来吧，变成人民永远的记忆：在暮色中，在喷着火蛇的机枪扫射中，四个志愿军女俘抱在一起，唱着歌儿，在她们的头顶上是四只洁白的鸽子，四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……这就是新中国的女性，这就是中国女兵。中国人就是有了这样的母亲、妻子和女儿，才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息繁衍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……

当我结束这一章的时候，一位志愿军归俘给我讲了另一个志愿军女俘归国后的命运：她转业到了某城市。几年后，她结婚了，她是一个相当温柔而多情的妻子。结婚一年后，丈夫怀疑她在朝鲜被美军糟蹋过，并以此羞辱她。他们分居了，离婚了。她的第二个丈夫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提起了这段有口难以说清的事情。她想到过死，为了两个孩子，她还活着。现在，组织上为她曾被错误处理平了反，补发了几百块钱，但是精神上的创伤将终身难以弥合。

我不想去考证她当年是否受到过美军的侮辱（并不是每一个被俘的女兵都受到过这种侮辱）。我只是想说，忍不住地要说，这难道就是我们中国的男子汉吗？——不去谴责把痛苦强加于她们的那些人面野兽，却以道德的名义把脏水泼向自己的女人！